

# 崔琦來了

離開培正之後，我從未有緣與崔琦會面。這次由鄭國輝處得知，崔琦要來三



藩市，孫必興會召集一次午餐會。我是十分興奮的。四年前，崔琦獲諾貝爾物理獎，這是華人的光榮，是香港培正的光榮，當然是輝社的光榮，作為輝社愛班的同窗，好像也有那麼一點點的光榮。不過相隔四十多年，崔琦還記有胡露施其人嗎？我知道崔琦的點點滴滴，是通過東部同學的言傳口語，或者與樓永靜的閒談，永靜與崔琦夫婦都有保持接觸。但想起高中生活的多姿多彩，同班中哪個人也不會忘卻的。記得有一次與香港的陳子堅通電話，她說：「幾天前崔琦到

香港，見到他時他問『你的孖辮何在？』」那時只有我和子堅梳孖辮，我斷定崔琦會記得我的。不過，人家是世界知名人士，記得也不過一點點印象而已。

到會那天，孫必興夫婦領着崔琦入來餐館，我靜靜地坐在角落，不敢聲張，看着他們夫婦跟一個個同學握手。輪到我們面前，單瓊珠說：「崔琦，你猜猜我是誰」，崔琦卻顧左右而言：「在街上碰見，就不會認得。」我有自知之明，趕緊自我介紹：「我是胡露施。」崔琦說：「你當然是胡露施。」緊緊地握着手，我感到一股暖流湧進心田，我由衷地說：「真高興見到你。」

當日，可惜的是鄭國輝要遠行，無法與會，遂特別邀請了低我們十屆的恆社同學，也是兩屆前培正同學會會長周榮超夫婦代表他出席，歡迎崔琦的到來，可謂情深意盡。周榮超夫婦待人隨和，性格開朗活潑，說話幽默風趣，深得輝社同學愛戴。榮超又多次與輝社同學到中國旅行，不介意與老柴們為伍，猶如輝社一份子。朱伯衡本來要上班，早早請了假來見崔琦，南灣極少參加聚會的姚心聲也遠地乘火車來參加，林津生亦偕同女友翩翩前來，此時輝社活躍份子何汝顯仍在北京，以為無緣參加了，卻見汝顯太太 Winnie 驟然到來，給我們一個驚喜。說實在的，這樣的聚會，非常難得，誰又會錯過呢？

崔琦的太太 Linda 畢竟見過世面，主動走到各同學面前自我介紹，與大家拉家常，而不似我縮在一邊，沒有見過世面。會面的餐廳是三藩市頗為有名的香島酒樓，因為王祖良是常客，由他出面要了一個單間，二十幾人可謂濟濟一堂。席間王曦光常常飛象過河，傳送點心，又不時拿着照相機，攝取鏡頭。點心精美，一時風捲殘雲。這時王祖良邀請大家到府上小聚。

王府座落在海邊幽靜的 Sea Cliff 街，一時疏落的街道泊滿了車。祖良的哥哥祖棠也出來迎接。王祖棠是三藩市嶺南同學簡報的主編，這份簡報在國內外嶺南圈內影響相當大。我們進入大門，繁花似錦，清香異常，到了客廳，又豁然開朗，大玻璃窗外遠處是浩瀚的太平洋，那天晴空萬里，金門大橋清晰地就在眼前。屋內陳設豪華之中卻獨具藝術格調，聽說皆是祖良構思，可知輝社確是藏龍臥虎之處。

這時才有多些時間與崔琦閒談，我問及他的身體健康，他說：「現在倒是好多了，小毛病有時免不了。」過去，聽何汝顯談到他的健康確實堪虞，一個諾貝爾得獎者的健康，往往成為公眾的關切。現在覺得他精神飽滿，思想敏捷，記憶力強，完全沒有老柴的形態，總是笑吟吟。往往在這種場合，你才會感覺到，他是我們之中的一份子，他也樂於成為我們之中的一份子，他又融合於輝社來了，而不單是站在瑞典大禮堂上接受國王頒獎的大明星，遙遠而不可及。

祖棠忙着招呼崔琦太太，祖良則除了指揮用人準備點心茶水外，帶着我們一大幫人遊覽他們的居所，驚嘆之聲不斷傳來，忽然聽見必興說：「我要洗頭。」正當各人莫名之時，原來來到主人的私人理髮室，洗頭座椅各項設備儼如一間高級理髮室，走到家庭電影院時，曦光指着一個大座椅說：「真像是抽鴉片的煙榻」，想想真像是故宮中慈禧太后炕上的大紅枕，半臥着看影畫，是否別有情趣？遊完了花園，回到樓下大廳中用茶點，閒談。朱伯早有準備，拿出過去出版關於崔琦的書“求知樂”要崔琦簽字留念。我和單瓊珠都有這本書，沒有朱伯的細緻，就失去這次簽名的機會了。崔琦和同學們三三兩兩地聊天。我發現祖良家的一個年青朋友王文岐，是北京體育學院武術系的畢業生，多才多藝，不但精通武術，書法也很有功力，這時看見小王單獨和崔琦深談，我想崔琦的國語一定了得，因為小王是完全不懂廣東話的。一時小王應邀表演功夫及太極拳。他說大家一起玩，何汝顯太太 Winnie 及朱伯衡太太 Karen 大方地欣然陪同，玩了一套太極拳，果然名家風範，我在一旁羨慕得緊。

豐滿而短促的一個下午，又到了分別的時候了。除了感謝好客的主人提供如此優雅的環境，豐富的茶點，使我們盡興，還感謝崔琦的到來，使輝社又有了新的凝聚力，使我們有機會分享崔琦獲頒諾貝爾獎的喜悅。



崔琦與王曦光、胡露施